

十駕齋養新錄

冊四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錢大昕學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溱濟盈有鷺雉鳴盈與鳴韻邶風與鷺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既攸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攸柴固韻調同

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
蠖螻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始興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
也甌窶與篝韻汚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
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譏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且與顯後
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
繇興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蓋入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
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爲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況能究喉舌唇齒
之清濁乎

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
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戎之父弈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

王融詩園衡眩紅蔭湖苻燁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汲古閣本作遇魏收衰魏

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頰頭團鼻平飯房冬籠著孔嘲訂孔當

作札

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
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俾奴慢罵

皮日休雙聲溪上詩云疏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唐詩

事紀

温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刹作雙聲詩栖息消心象簷楹溢豔陽簾櫳
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髮髯復芬芳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

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天梯煙篠散孫息高竿拱楸枿漏闌
零露落庭度獨蜩啼掃洗修纖筍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醜醜邂逅盍閒攜又戲
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覲
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壘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
加閒關

又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茨
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廣歌幾舉觥荆筴供膾愧攪聒乾
鍋更憂甘瓜羹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晤巖月遇嚙迎崖銀刻玉齧
龜魚噉喙雁鵝噪屺臥玩我語聾牙岌嶭

姚合洞庭葡萄架詩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窅陰煙
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第四句影字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之與清實無分別

世謂今韻權輿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垌縈青爲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爲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卽成七言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曰已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卽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僞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

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別

唐人詩自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曆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爲十體曰古諷曰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李漢編次昌黎集亦分古詩聯句律詩爲三體韓與元白同時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左軍

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盪觴于始殿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情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玄暉阻雪一篇與江秀才革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吳謝中郎緩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丞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重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詩集附宅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

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惟元次山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兩篇重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顧寧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終字全入東韻正與杜雨晴詩同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山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詫爲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卽大曆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曆庚戌春尙无恙謂卒于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曆五年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却差一歲蓋先天改元實壬午大曆五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曆四年己酉年五十八干支雖合却非卒年

飲中八仙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大夫爲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相目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玄成兩

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夫也

頻煩

頻煩漢人語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是也晉書紀瞻傳頻煩饕竊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闕周書太祖紀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繇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頻繁寵擢繇煩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正用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重頻煩皆雙聲

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于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梁侍御曰緝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
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厓云東觀漢記
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卷此分減二
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姚察傳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分當讀去聲

少陵用薛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
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韋左司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
爲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攷牟融理惑論云神仙之
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寧相親王介

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桓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冷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

旬

古人以十日爲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于唐中葉也

夢得會昌二年卒
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卽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遠宅牆

衛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爲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

閱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公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爲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縮羹稀筋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苜蓿盤以爲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爲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太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太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郾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譌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啓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代名家以此爲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爲石喚針

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

陰如
因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却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爲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爲嘉運

作耳

唐詩
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爲負局鍍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

和闌人

唐詩
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爲此官不知紀事何據

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閒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

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羸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
肉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萑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
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計敏夫云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氣喪而
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
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惻癡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
浚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宋初已有
之矣雖然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却有不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恣其
殘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溫守衡州送毛令絕句云布帛
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它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
言當官者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厭代人閒世收神天上遊厭代卽厭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重出謂介甫精于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絕句類

臨川集止於第

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買梁道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買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子弱冠讀晉書宣帝紀卽疑此詩之誤蓋王凌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補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攷辨往往有闕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黃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薛士龍有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然左角南柯始于

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坡非肯蹈襲者蓋闇合耳

蔡確車蓋亭詩

蔡確固是儉人但以題車蓋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啓同文之獄蓋去姦亦須顧大體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捨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鼉无咎詩

龜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脚大波爲瀾
小波爲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
无咎誤仞爲三字句

第一山詩

盱眙縣玻璃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絕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
頭出汴翠屏閒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鉤
摹三大字刻之宅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爲兩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
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
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
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

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
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雨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爲瑞
鷓鴣詞歐公非竊人句爲己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爲公作而收
入之

党懷英詩雲山聊欲追聲叟風腋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亦有此兩句元遺山
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名登卻說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
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詩也
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
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啓詠梅詩也
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前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啓和西園公詠梅詩
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見青浦道

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壽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各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尙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于乙巳予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義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慈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
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
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深邨麥更深放低
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閒衣曉
過新橋啓轎牕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笠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牕離暖轎行
春底見春遮攔春色不教親急呼青繖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蘿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綠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蘿苴餘春還子細燕脂
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蘿苴泥不熟貝蘿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
色蘿苴句蓋用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唯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卽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者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尙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但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真耳食之論也朱温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鎮之志乃誤用張濬爲相欲倚汴以圖并及濬出師挫衄温竟未遣一卒唐之亡濬之罪也鄭絜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爲尋卽辭疾去官絜於出處無

珍傲宋版
玷矣歌後作相時事可知乃繁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真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斑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袁荊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蓋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卽爲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卽有押入平聲爲放翁所譏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爲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磨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蓋本於此

上下洄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洄楊禹居下洄朱錫鬯詩屢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洄蓋用此事近人注曝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汭洄順流而下曰汭游寶之失其旨矣

颯颯

廣韻颯颯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青部玉篇颯公癸切斑鼠也颯力令切颯屬颯亦作颯白香山游悟真寺詩颯颯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鼠鬚製筆故筆有颯颯之稱或作蚘蚘然字書本無蚘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鸚鵡潤筆肯蚘蚘拋誤蚘爲蚘蚘卽蠻字說文知聲蟲也恐無與颯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僮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引

踏與躡異

說文舛或作躡躡从舛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駁字多作躡又廣韻三鍾部有躡字躡也書容切躡从舛音義迥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躡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似誤仞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喆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百悟蓋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查初白贈湯西厓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

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曆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答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尙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辨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痛切言之示誠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栖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爲北海相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推許甚至而太平

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子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薄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麒麟皮冒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初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攷胡朏明以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

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范子真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文心雕龍總術篇

按南

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庾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爲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

未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

當作漂漂渚卽瀨渚亦用子胥事予謂子山由金陵赴楚漂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漂也

傳奕詆浮圖法

唐傳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華及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讎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荅書甄濟傳載愈荅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駁復讎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

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

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諱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譏之然細讀此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讀一平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諱卽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點不名皙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資暇集杜與度亦不同音

河閼傳

漢書原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閼傳蓋本於此而詞太穢褻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翱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

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刪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閒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尙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異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安石心術不正卽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疏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韓

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

明成化四

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稜之譏然劉夢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感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獎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溫書云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閒當有數百本也按桓溫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溫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弗從廣韻也俗本不下多然字蓋淺人妄增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蓋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共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所爲也陸務觀撰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蓋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予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第其淵源有自矣

顧寧人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切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宅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切爲清獻作

四六

駢儷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伋字景思四六談麈王銍字性之四六話是也攷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

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敘字

題諱填諱

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卽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棣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字述魯拊撰二子字述魯遠書南陽貢士李珩填諱正用徐峴之例

字尤魯三字姓也石刻尤作述譯音無定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

...

...

...

...

...

...

...

...

...

...

...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七

錢大昕學

圓徑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

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纂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隋書律曆志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

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正在冲之所定盈胸二數之間世閱古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唐澹獨疑之謂圓周曲線也圓徑直線也以各等邊線用勾股法取其弦遞析之

愈析愈細終無合爲一線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輪

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尙之告予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三環田三積問術以圓徑自乘進位爲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溉亭之說合則古人已有先覺者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王深寧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記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始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裏妊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證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按此十二神六壬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

寅爲功曹亦見論衡遭虎篇

六壬家又有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玄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攷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

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輟畊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楊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

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
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先覺者矣

九魁

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魁字當爲魁之譌
古書斗爲卅與斤相似因誤爲魁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
故有九魁之稱

河圖闡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闡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闡苞似
是人名氏按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闡苞受曰第感苗裔出應期闡苞受蓋河圖
篇名漢志誤闡爲闡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勅造禮器碑云青龍在涖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
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爲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午酉年酉月咸池在酉子年子月咸池在子故名曰咸池也咸池大歲與斗杓小歲相對洪氏隸釋引作太歲誤也洪氏又引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昴畢觜參居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蓋三宿在西宮之中而歲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當以五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東方與咸池無涉矣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謂子

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
午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氏房心是爲
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
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鱗參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戌
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爲四鉤行二宿
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

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

史記正義引
晉灼說亦同

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

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
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玄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
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却云在寅歲星舍
須女虛危是玄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却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即太
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
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即歲星以見太歲此古

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初太陰爲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強合班氏昧于太陰太歲之別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卽有羸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羸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六曆

古曆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曆並同四

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曆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却較春秋朝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曆蓋漢初爲之其文無遲速盈縮攷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爲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即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

鳳七年即地皇元年

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

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攷地皇元年庚辰至建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丙子歲星但當在玄楊耳今乃

越諷皆降婁而至大梁則是百八十年之閒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于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閒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

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

如乾隆丙寅閏

三月戊辰閏七月

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

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閏三月

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

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

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
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於
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加柘
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蓋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虛谷撰授堂題跋
載西嶽題名有天禧
四年某月日巳後午前丙時豎立又北嶽廟有大中祥符五年
題名云閏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亦有之後讀舊唐書呂
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
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潭壬
月景蝕景卽丙字
避唐諱改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
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
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
古以子時爲首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見寶
退錄宋史曆志

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曆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譏太史爲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

每度六十分
每分六十秒

宮十二

每宮三十度

日周分一千

四百四十

每時六十分

刻九十六

每刻十五分

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

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爲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

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第谷所定同乾隆
閒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強

回回曆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

所謂太陰年也

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

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閒月大三十日月小
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
十五日按月周一大一小相閒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
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
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
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地二牡
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

入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左氏昭八年傳文今按水一為

火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天一壬水地二丁火木三為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天三甲木地十己土

五為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天五戊土地六癸水火七為金四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

辛金九為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刑字皆作利傳寫

之謂也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

也木生亥壯于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于申壯于子窮于辰水

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

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為四孟亥為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

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為四仲午酉皆為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

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為四季辰為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

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戎之譌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志鉞作戎

今刊本作戎誤

志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戎占曰南戎爲越門北戎爲胡門

今本戎作戎亦轉寫之譌

蓋戎

星在南北河之間故曰河戎南戎卽南河北戎卽北河也天官書星孛于河戎戒亦戎之譌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則并漢志戎亦誤改爲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蓋由誤讀史漢後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真所謂郵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義多用戒字

電父

今人稱電神曰電母古人則稱電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

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爲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抱朴書有諾皋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見兩漢刊誤補遺

予謂仁傑強作解事於方術本

未究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酉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迥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

龜策傳

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

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

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
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
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與
裴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

徙也

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
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
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

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牛冬至之候蓋冬至後壬子曰庚子時子爲夜半陽遁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內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天內卽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日躔之次謂之月將十月寅爲功建亥日躔析木爲寅位也

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故以寅子決賊之衆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己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庚季才稱甲數九子數又九十干寄位於支未爲丁寄位酉爲從魁加於丁丁

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 酉丁

戊 天后

亥 太陰

子 玄武

丑 太常

太陰 亥酉

酉 天乙

寅 白虎

太常 丑亥

申 騰蛇

珍傲宋版印

卯 天空

天空 卯丑

未 朱雀

午 六合

己 旬陳

辰 青龍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

六壬釋兆六卷六壬

之名始見於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七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錢大昕學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爲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爲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無以爲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柄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卽此太極也混沌旣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卽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賢之忠恕也離恕而言仁則爲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則爲硜硜之信故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爲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爲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爲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慎不苟訾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出法言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亡身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雖曰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

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恆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今之士卽有恆產猶不能保其有恆心也況無恆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

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尙實事而不尙空言故規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鄧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縮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入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縮之不若矣

方正

王羲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己謂之愛

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小人之事也

晏子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公慚卿卿慚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

經典亦東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尚之以爲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龍羹之類是也朱文公不用趙注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瓦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卽好名之人無

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既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繒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龜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垣言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

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滄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見詩
氓箋

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

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再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逢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爲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爲烈也

朱文公議論平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攷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曆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

子嘗見景德建康志

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曼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贊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蔑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爲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鼃勉以鼃爲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爲旁

示兒編

羅璧謂公羊穀梁皆姜姓

識遺

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

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復歸于无極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文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爲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子靜何人敢以六經爲我注脚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答孫敬甫書少書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
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
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則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
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
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

馮琦
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人亦未易苟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章惇從學于邵堯
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忠君子不能保其終也鄭漁仲爲秦熈所薦吳
康侯爲石亨所薦當辭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詆之愚以爲王氏似未達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豈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而荀子乃有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爲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亡也後儒好爲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爲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後王之說爲無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故汲黯之釐勝于張湯之從史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

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謀非以儒進而去

古未遠尙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熒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燮理陰陽之職置勿講矣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田表聖
奏議序

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買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爲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

見牟巖陵
陽居士集

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擗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懷然忠臣也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

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聞諸傳記未暇攷其詳雖爲下等人說。然却是救

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爚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

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

玉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崑學正繪濂溪伊川明道晦

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間。己酉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

水東萊共爲九人。

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謂濂溪康節

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
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藉父所以無後董昭
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
事長檜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
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秉家誠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
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見魏志李
通傳注

秉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

雖篡弒之賊其言不可以人廢今人謂清慎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
松之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宅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措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真劫盜也

北窗
炙牒

科場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覲倖之人少少一覲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日知錄

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傳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沮之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

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入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剿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河防

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河爲北條之川由絳水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卽今之大清河也

千乘郡今武定府

自唐

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閒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改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於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言之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釃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東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

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

顧寧人曰天啓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于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于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今之官吏其好利猶昔也隄防日增決溢屢告竭海內之膏脂飽若輩之囊橐賞重罰輕有損無益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深可慮也

通鑑多采善言

司馬溫公通鑑目錄極簡括而多采君臣善言如明主愛一嘖一笑韓昭侯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班固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魏遂明主可爲忠言趙充國動民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王嘉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任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

清在一己皆無益百姓宗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遣將帥不如任州郡

李固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與平之梁肉崔寔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王

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

王

便宜者便於公宜

于民也

顧憲之

史不書惡人君何所畏忌

魏孝文帝

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

高類

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魏徵

循正而行自與志會

唐太宗

執政不能受諫安

能諫人人臣納諫與冒白刃何異

同

明主貴忤以收忠賢惡順以去佞邪法貴

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

楊相如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

陸象先

士名重于利吏

利重于名

劉晏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同

六經言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實事

未必知知事未必實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

納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諫

者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帝王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有責怒而無

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財置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

皆陸

贊

萬國耳目豈可以機數欺之

韓偓

皆古今不易之論以資治名其書斯無媿矣

古語多有本

朱新仲云驚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不知本鄒陽書也予謂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人知爲張綱語不知本於孫寶傳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人知爲羊祐

語不知本於王莽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知爲王羲之蘭亭序不知本

於京房傳房云今視前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人知爲孫思邈語不知本于

文子文子云心欲大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人知出韓愈爭臣論不知亦本文

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人知爲韋彪語不知本于孝經緯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人知爲諸葛亮語不知本于淮南子淮南志作德

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宋史以爲李孟傳語

不知本於王輔嗣注易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宋史以爲蔡元定語不知本

于劉子劉子云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清談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

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

信爲淺近而馳心於空虛竊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

談談孔孟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經義取士之害士習

文字不苟作

顧寧人曰文須有益于天下後世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文人勿相輕

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爲而不屑爲然猶護惜之不欲人訾議且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視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者猶鴟鵂之與蚍蜉矣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詡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

不遣名爲李翰林真令人絕倒矣能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狂惑喪心如此宜乎不令終也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謹直豈皆淫媒之詞若反唇相稽牧之獨無媒語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浮薄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瀆兒則幾于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

或云僧孺本無此記
衛公門客僞造耳

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

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詩文盜竊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義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爲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

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己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釋氏輪迴之說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卽晉人依託

釋道俱感于東晉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

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詔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坦之傳

殷仲堪少奉

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玄來攻猶勤請禱

仲堪傳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

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

遂爲孫恩所害

王羲之傳

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

郗超傳

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

南史

杜京產傳

當時士大夫好尙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

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闌蘭閣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治生

清波雜志云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自如可以行

志不仕則仰事俛育巖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

大昕案福从示不从衣宋人不講小學故多誤解

許魯齋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

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故井上之李甘于彈鋏之魚五侯之鯖劣于牆東之僮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錢大昕學

宋槧本

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却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

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予向見宋槧本有避亶字注从宀从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岳倦翁愧鄰錄有一條云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上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亶今皆用之不

疑乃知竄字迴避由于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竄烜二字不知何時著令何人陳奏也

借書

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遂以矜己妒

彼見譏於世

蜀志

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裴慰祖

親自取與未嘗爲辭

南史

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

之書淫

同上

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北史

蘇東坡在黃州有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

萬卷隨行喜借人看

見與秦太虛書

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騫及借人爲不孝

驚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

清波雜志

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還一也污損

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澤擇其人而借之則賢子孫之事也

引書記卷數

余蕭客仲林云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縣露

兩書然亦偶有一二條耳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在程大昌前頃閱道藏見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懸河唐人又在江少虞之前矣

庫四

全書總目謂李匡又資暇集引
通典多注出某卷匡又亦唐人

下走

鄭朋奏記蕭望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牛馬走卽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爲太史公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陳椽

史記貨殖傳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小司馬以陳椽爲經營馳逐之意予謂史記多古語陳椽猶馳逐皆雙聲

關穿

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關穿猶言貫穿也

批脇

論衡骨相篇晉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此脇卽駢脅也
此駢聲相近

奧懷

南史王敬則傳有懷懷字一切經音義懷懷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懷懷憂痛也
予謂農惱聲相近詩遭我乎徂之閒漢書徂作嶮

佚蕩

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謹晉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
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爲替傷蕩爲黨晉音鐵儻司馬遷傳倜儻非常之人
與晉音亦相近說文跌踳也亦佚蕩之異文

翠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案說文澤新也七罪反與
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闕介

閒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易

予向謂漢儒讀經字有異義無異音今又得一證易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申其義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是鄭讀易簡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晉宋以後分去入兩讀而周簡子名宏遂不用易簡義謂易者易也音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若然則易與變易更何分別不應列爲三義矣自一字分數音而經學益多穿鑿之解葛稚川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賈誼書引顓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今人讀善惡各分兩音苟知緣善而善緣惡而惡之義則分之無可分矣

夫差

前卷言吳王夫差之差可押麻韻引羅虬比紅兒詩按宋之間浣紗篇越女顏如花越王問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相誇是唐初人已讀此音

非三公而稱公

史家之例非三公不稱公顧氏日知錄言之詳矣晉宋以後卽有不盡然者南史謝朓傳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朓死於齊代休文未嘗位三公也虞愿傳王秀之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虞寄傳或謂陳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及寶應敗走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丘靈鞠傳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代友改字

范淳父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旣協吉夢又可正譌且與

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范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

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如何如何見梁

志按夢得字與劉賓客同而名又有禹字當時必有以爲慕劉者故温公帖有

正譌之語

宮中稱呼

宋太祖稱杜太后爲娘娘見鐵圍山叢談高宗稱徽宗爲爹爹稱章太后爲大姐姐太

后稱帝爲哥內禪後稱孝宗爲大哥見四朝聞見錄

婦人稱阿

漢魏婦女有稱阿者如陳皇后小字阿嬌及寡婦左阿君見於游俠傳荀攸妾

阿鶯見魏志朱建平傳六朝多以阿系姓如晉書中晉室中與乳母阿蘇有保

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舊唐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鐸二十枚手敕曰餉

周公阿杜南齊書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

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

唐書安樂公主傳阿武子尚爲天子洪景伯云今閭巷之婦以阿擊其姓則南宋猶然今則公私俱無此語矣

北史隋房陵王勇傳昭訓雲嬖幸皇后忿怒曰覘地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婦人稱奴

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予按六朝人多自稱儂蘇東坡詩宅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卽儂之轉聲唐詩紀事載昭宗菩薩蠻詞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則天子亦以此自稱矣

或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蓋後人嫌其俚改之

老

今世友朋相狎呼其姓加以老字亦有本白樂天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

試覓老劉看謂夢得北史石曜持絹一匹謂斛律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是北齊人嘗以老石自稱矣若老杜老蘇別於小杜大蘇言之非當時相稱

又有稱其人字者蘇東坡詩老可能爲竹寫真謂文與可也今人多稱其上一字僧亦稱下一字東坡詩不知老裝幾時歸謂玄裝

小名鐵柱

北方小兒乳名多稱柱兒或稱鐵柱兒子讀辛稼軒清平樂詞爲兒鐵柱作也其詞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鶴雛花樹下斷了鶯鶯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則鐵柱之名宋時已有之矣

五行命名

今以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 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焯洙子構 秦檜兄梓弟棟檜子燿孫塤堪曾孫鉅玄孫浚澤 朱松子熹孫塾塾在曾孫鉅鈞鎧鐸銓玄孫淵洽潛濟濬澄 李燾子屋塾塾在

壁埴孫鏗錫鑑鉢鍤鑣銓 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埜圻基玄孫鑿是也子
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垆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鎬釵鉢
銳則唐人已有的今東雅堂本炕作杭注云杭本作炕攷唐書畢構傳亦作炕
則杭本是也又唐史崔鉸子沆裴均子鏗高鉞弟銖錯鉞子湜錯子湘渙皇甫
湜子松當亦取此義

義

會稽志義井在府東二里下爲大井袤丈上設三井口以受汲覆以大亭遇旱
歲不減尤宜染練義者蓋以衆所共汲爲名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置
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闢地爲叢冢以藏暴骨
曰義冢東坡先生謫黃州取諸郡所餉酒置一器中以觴客曰義樽近時州縣
衆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衆同之意又俚俗有義父母義子孫義兄弟衣加襪
曰義襪以髮作髻加首曰義髻此又不可曉也大昕案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
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

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則義米義舍之名自漢已有之朱新仲云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

兩

一切經音義云臘歲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歲今比邱或言臘或云夏或言兩皆取一終之義案天竺多兩名兩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土火羅諸國至十二月安居今言臘者亦近是也此方言夏安居各就其事制名也

卷十

四杜子美舊兩來今兩不來之語蓋取諸此

漢唐金價

履齋示兒編云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卽是金百斤爲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爲反閒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

野客叢書云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譏晉王導所市練布之

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
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

日知錄云洪武八年金一兩當銀四兩十八年一

兩當銀五兩永樂中一兩當銀十兩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
換江左至十三換矣

大斗大兩大尺

唐律疏義引雜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
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稱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
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
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

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
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

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
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

據隋書律曆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

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開唐初沿而不改耳

元寶

輟耕錄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
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

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買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是元寶重五十兩起于元世也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但當時無元寶之名

錠

古人稱金銀曰錠今用錠字按廣韻錠有兩音一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錠一徒徑切錫屬俱與銀錠義不協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爲定後移其名于銀又加金旁

浙東斗尺

至正直記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

謂官數百

合三十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與則閒有

之杭城又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鄭俗則有二樣二斗五

升者曰料五斗曰葦料音勞去聲

四柱

今官司錢糧交代必造四柱冊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至正直記云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則元時已有此名目

火耗

元史刑法志諸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稱金數剋除火耗爲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火耗兩字見於史始此

孝弟

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綏子孝子孝孫徂位皆廟中之稱後代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俚俗之稱更有可笑者蘇州府圓妙觀前甌塔近

年傾圮土人拾得一甌其文云條坊巷街北面南居清信崇奉三寶女弟子孝妻傅氏妙喜同孝男虞宗臣宗禧宗孟等蓋宋時所刻又盤門內西洋環巷石井闌上有孝夫某爲亡妻何氏四乙娘字嘉泰元年正月刻又府前西米巷石井闌有孝夫某爲亡前妻黃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年十二月刻是宋時有孝夫孝妻之稱

契姪

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末題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褒成侯未嘗徙封

後漢書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是永元以後孔氏嗣侯者皆當稱褒亭不當云褒成矣乃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而曲阜孔廟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立于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皆在永元之後而稱褒成侯如故洪氏隸

釋以為損未嘗徙封固信而有徵矣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于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仞為徙封耳攷魏黃初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徙封褒亭之事也

嘉祥縣南武山

日知錄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予謂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即漢武氏石室也

錢讓

錢讓事不見於史冊湖州府長興縣志皆列入人物所載事迹未可盡信如征東大將軍漢時未有此官又云天子臨喪哀慟給兵吏加威儀還葬故鄉恐亦非實漢世天子臨大臣喪事不恆有讓位非三公世非外戚何緣邀此異數藉令有之何以史不一見其名乎唯為郡將訴冤一事最可稱而吳郡志牧守未

見薛固名不知志何所據也錢氏舊譜又載九江寇周生范容擾淮泗徐揚閒詔拜讓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都督江左六州諸軍事斬賊帥徐鳳謝安于陣而范容周生等自縛款首桓帝旌其功封富春侯以范史證之俱無影響大率後人附會之詞攷鄭樵氏族略云漢哀平閒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而讓亦官廣陵太守意者讓遜本卽一人夾漈避宋濮安懿王諱改讓爲遜乎

錢珣

唐詩紀事以錢珣爲吏部尙書徽之子攷唐書徽傳徽子可復方義方義之下乃云子珣是珣爲方義之子非徽子矣珣以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攷王搏罷相在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珣之貶斥當在此時而韓文公薦錢徽自代狀稱其年輩皆在臣前文公生于大曆戊申至乾寧丙辰已百二十九年矣而徽又長于文公其子恐無逮事昭宗者計有功殆誤會唐書之文也唐書珣字瑞文與名相應而紀事作端文亦誤

袁高題名

唐詩紀事載袁高茶山詩又云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此詩一章刻石在貢焙院是詩爲建中二年所作矣頌得高題名於長興之小石山卽顧渚支峯其文云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詔修茶□訖至□山最高堂賦茶山詩興元甲子歲三春十日則是賦詩在興元元年非建中二年也其詩云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遠天涯所獻愈艱勤蓋興元春朱泚竊號長安德宗西幸奉天故有此語若在建中二年則不得云皇帝尙巡狩矣唐史袁高傳失載刺湖州事李吉甫茶山詩述碑陰記述高所歷官云德宗嗣位累遷尙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權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則高之徵拜給事中卽在興元甲子冬也

于頔茶山詩述

金石錄第一千六百十六唐茶山詩并詩述詩袁高撰詩述于頔撰徐璣正書

第一千六百十七唐詩述碑陰記李吉甫撰徐璿正書貞元十年正月此碑久亡而于頔題名尙存在長興縣小石山正書十五行文云使持節湖州諸軍事

刺史臣于頔遵奉詔命詣顧渚茶院修貢畢登西顧山最高堂汲巖泉□□□

似是茶字

□□□

似是觀字

前刺史

□□□

袁公留題

□□□

似是刻字

茶山詩于石

大唐貞元

八年歲在壬申春三月蓋茶山詩述之刻卽在是年又逾二載而吉甫爲文記

之則袁高已卒矣唐詩紀事謂高卒于憲宗時亦非也唐書高傳云憲宗時李

吉甫言其忠蹇贈禮部尙書非謂卒于憲宗時

瞿鏡濤云袁高于頔兩題名茶字凡五見皆作茶唐人精于六書不肯輕作俗

字如此

六先生

朱文公有六先生贊謂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也端平初常熟令王爚

于縣學建六先生祠祀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淳祐辛丑令州縣學各

建六先生祠其後有稱九先生者則於六人之外增康節涑水東萊也又有稱

十先生者則於九人之外增上蔡一人也

生日

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縮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
祇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
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
寮於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
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
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也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
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麵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
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
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麵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
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也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
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

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辰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祚國公偁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荆王頴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份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生日獻詩詞

西清詩話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於唐宋

履齋示兒編云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

明道雜志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孔毅夫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雖未可信然生日獻詩詞蓋盛於北宋時矣

東坡集有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詩有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
祝佳篇次韻爲謝詩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詩
有以黃子木柱杖爲子由生日之壽詩又有表弟程德孺生日詩趙倅成伯母
生日口號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詩

吳曾漫錄秦益公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
猶看寒士文虜人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
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
言者以爲過有時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
文定生日詩

宋或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它畫軸紅繡囊絨之謂必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于廳事標所獻人名銜于其下良久引客燕香共相瞻禮其閒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三年賊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爲言故立法

見繫年要錄

魏華父云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它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

爵里刺

釋名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世語夏侯榮七歲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徧談不誤一人三國志後漢書禰衡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井丹傳未嘗修刺候人仇覽傳齋刺就房謁之童恢傳掾屬悉投刺去皆在東漢之世而王充論衡稱韓生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則西京已有之

宋名刺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未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

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令人觀之宜泚頰矣

周輝清波雜誌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爲策積見元祐閒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齊物

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涓子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荅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誤不始康節也

梓潼神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

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感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鄼侯爲國親蕭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真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閱科級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

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寶主之

魁星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旣勤樸斲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賦冠倫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卽魁台也杜子美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爲廷魁

見石刻
鋪敘

上舍第一人爲上舍魁

見文獻
通考

由來

已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

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奎爲西方之宿而顧以爲北方玄武之宿亦誤

道人道士之別

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與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卽沙門

天師

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爲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爲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灑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

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碁局

韋昭博奕論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李善注引邯鄲淳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碁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予嘗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碁譜也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後人假託也

籤詩

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以決休咎其來久矣祠山事要云祠山籤語一百二十八首紹興十一年郡人勇樞經從毗陵之無錫遙見山顛有祠宇甚麗指問路

人云張王廟勇因致敬得此籤語已而下山回顧卽無所有旣歸寫置祠山此祠山張王之籤也老學庵筆記云遣僧則肇乞籤於射洪白厓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爲籤得全家隱鹿門之篇此射洪神之籤也皆在南宋初周密癸辛雜識載太學忠文廟祠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錢大昕學

吳郡志沿革之誤

范石湖吳郡志云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爲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大昕案志所云三國者謂九江淮南吳也今攷之殊不然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布所得者僅壽春以西耳若彭城廣陵以南至吳會稽皆屬項羽在梁楚九郡之內漢滅項氏封韓信爲楚王其時吳會稽蓋屬楚及韓信廢分其地爲荆楚兩國始改屬荆王劉賈賈爲英布所殺改封兄子濞爲吳王始屬吳然則吳會稽之地漢初屬楚繼屬荆繼屬吳史文班班可攷與九江淮南了不相涉英布雖曾殺賈不旋踵爲漢所誅初不能有其地吳郡志舍荆楚而繫之淮南可謂謬之甚也

吳地記

陸廣徵事迹無可攷所撰吳地記云自周敬王六年至今唐乾符三年則是唐
僖宗朝人而唐藝文志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于錄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
置而卷內有續添吳江縣云云殆後人屬入

姑蘇志

王文恪撰姑蘇志成楊南峯詆爲不通謂當稱蘇州府志不可用古地名又不
可以一地該一郡此語流傳到今僉以爲不可易矣予謂南峯知其一未知其
二昔梁克家撰三山志不云福州志也陳耆卿撰赤城志矣不云台州志也
文恪亦行古之道耳志蘇州而名以姑蘇豈遂爲大失哉

長洲

王伯厚謂長洲名縣始于唐武后時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
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
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長洲盧熊蘇州府志引越絕書闔閭走犬長州西漢書
王莽始建國四年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

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和郡縣志長洲縣取長洲苑爲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閩閩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十里有長洲鄉則吳之有長洲舊矣左太冲所賦蓋孫吳之都其時廣陵不在吳境則今人稱長洲爲茂苑未可厚非也

松江

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卽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經吳江崑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吳松江唐時未有吳江縣則松江上流爲吳縣南境士大夫游宦自蘇至湖杭二州皆取道焉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張翰在京師思松江鱸魚膾張志和漁父詞松江蟹舍主人歡陸龜蒙松江蟹舍賦杜牧松江夜泊詩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皆謂吳江也韓退之撰王仲舒碑文云在蘇州隄松江路害絕阻滯蓋爲隄於吳江非華亭也元升華亭縣爲松江府自是松江之名移於華亭世遂不知吳江之爲松江矣今之吳江縣吳越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

見北山小集

沈恭子

顏魯公書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本刻于虎丘山巖今不復存矣皮陸松陵集有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何人予按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仕梁爲尚書左戶侍郎吳令御史中丞陳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郎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諡恭子六朝文臣無封爵而得諡者例稱子如任昉稱敬子周宏正稱簡子之類不一而足則沈恭子必初明無疑矣南史儒林傳顧越棲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則虎丘固恭子觴詠之地其字初明或作禮明未審孰是

陸德明

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或謂癸卯爲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今攷唐書本傳但云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宗也元朗嘗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于陳高宗太建六年甲午至後主至

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載元朗年當在三十左右若貞觀癸卯尙存則耄耄頽齡恐不能著書矣又此書所錄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學者絕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在隋唐也

陸暢

陸暢字達夫吳郡人入蜀謁韋皋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喜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闕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曰貴門多禮法俾予食辣麩殆不可過張籍贈暢詩共踏長安街裏塵吳洲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

徐半千

宋太宗實錄雍熙四年九月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端拱元年三月先是蘇州人徐半千詣闕上書

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巖叟擢爲陳州戶曹掾巖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爲不法事本路轉運使以聞上怒杖巖叟流海島巖叟事不見宋史而郡志亦不載入今舉以補備鄉邦舊聞

黃策

紹興元年七月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二年四月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爲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案其事旣而策亦以賊廢

繫年
更錄

張伯顏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同知池州路事張伯顏所刊伯顏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僦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大

德五年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爲泉州路治中至大初陞邵武路同知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乃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相城私第葬同邑益地鄉謝澤源清河侯之兆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也伯顏父顯官至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伯伯顏所授平江路總管乃是致仕所加虛銜不當列於郡守題名表至其父子葬地當見於冢墓門而府志俱闕之

胡惠齋

黃由

淳熙八年狀元

妻平江胡氏號惠齋給事胡公女也

胡名晉臣見遊宦紀聞

能艸書今西山

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有艸書楔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

所難

見董史書錄

又云黃子由尙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

赤壁賦於壁閒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

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輦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艷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艸行書相傳惠齋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鉅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李諒

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旬曆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荅詩云領郡慙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又云憑鶯傳語與李六倩雁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云自驚身上

添年紀休繫心中小是非貴富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

自注祝富貴帶聰明皆正且童

推故

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

年改元寶曆三月除守蘇州當卽與李交代也劉夢得以太和六年守蘇州與樂天相去六七年矣

滕甫知蘇州年月

吳郡志牧守題名滕甫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在治平閒據本傳甫於英宗朝未嘗授外任且右光祿大夫亦是元豐以後官不應治平中有之其說固未可信今府志則云熙寧八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潮州改任十一月改知揚州以本傳攷之甫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此是熙寧閒事蓋未嘗除揚州也其後黜爲池州改安州又貶居筠州上章自訟神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攷哲宗以元豐八年卽位則甫之除蘇州當在元豐八年必非熙寧矣潮亦必湖字之誤

東坡集載滕公墓誌正作湖州案續通鑑

長編熙寧八年二月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移知齊州尋命甫知鄧州閏四月知鄧州滕甫移知潤州甫遭父喪不果赴是月壬子詔前翰林侍讀學士

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是熙寧八年十一月乃甫持服家居之日安得有自蘇移揭之事乎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程師孟熙寧中任按宋史師孟傳但云知南康軍楚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未嘗有知蘇州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臚舉牧鄉郡者亦不及師孟名蓋石湖修志時唯南渡牧守題名碑石具在其餘皆爲兵火所燬雖廣爲采訪固不能無舛譌矣或係之熙寧六年攷其時師孟正在廣州予家藏諫議程公禱雨記石刻年月分明無緣至蘇也

章帖

吳郡志章帖事凡三見第二卷風俗門記元豐閒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爲十老會

十老會中有程師孟師孟以元豐四年方致仕熙寧中尙未歸田也

米黻爲之序云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

吳國四周星紀第十一卷牧守門云章帖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又題名門云章帖朝議大夫元豐五年據此三條帖守郡實在元豐閒其寄祿官或云朝議大夫或云中散大夫蓋由朝議轉中散也今

府志題名前云章祐熙寧五年以中散大夫知軍州事中閒隔程師孟王誨胡宗愈三人又云章祐熙寧七年再任八年八月提舉崇禧觀則大誤矣據續通鑑長編章祐以熙寧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除兩浙轉運則未嘗奉祠也朝議中散皆元豐改官制以後之稱若祐果以熙寧中莅郡當以卿監繫銜不當云中散也宋制知州三年爲一任任滿受代去亦有再留一任者據米黻序有四周星紀之語則祐任滿之後又復留任非去而復來也府志誤以元豐爲熙寧又無處安王誨等乃分爲前後兩任此誣妄之甚者也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云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

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序末題元豐七年計其初任必元豐四年也楊景略當卽代章祐者滕甫想卽在景略之後

楊景略

吳郡志郡守題名楊景略繫於元豐朝今府志云熙寧八年十一月以朝散郎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改任元祐元年五月仍改知揚州此亦誤以元豐爲熙寧也按蘇子容集有楊景略墓志云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是景略守蘇在元豐七年以後之明證宋制郡守三年一代

豈有熙寧八年乙卯至元祐元年丙寅中隔十餘年不易任之理乎新志亦疑其誤而不能質言今當據墓誌改正

豐稷

吳郡志牧守題各有豐稷云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此據壁記所載年月分明今府志削而不書殆以宋史本傳但云知越不言知蘇故略之歟然所帶樞密直學士之職與史未嘗不合蓋先除蘇而後改越耳史傳於本人歷任偶有遺漏正當據碑刻以補之况豐清敏元祐正人莅任已三四月前志所有後人輒以意去之非也

岑仲翔

唐岑義字伯華爲金壇令弟仲翔長洲令仲休溧水令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

賀方回家藏書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

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

子也

繫年要錄

方回本越人徙居吳之醋坊橋

程公闢

程師孟字公闢吳郡人見宋史循吏傳王介甫有送程公闢得謝還姑蘇詩云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艸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自注云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案中甫者王介也微之逸少皆取古人同姓者相況公闢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議大夫致仕時元豐四年也正議視六曹侍郎故用碧落字

程氏蝸廬

程俱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雁中東郭易成生艸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自注云張志和結廬東郭茨以生艸予結廬皆

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小齋曰勝義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程俱有採石賦頗寓諷諫之旨

韓世忠宅

紹興四年二月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勳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

繫年錄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范良器墓在楞伽山案良器名不見史傳據樓鑰義莊記知爲文正長子監簿五世孫又知其爲之柔之兄又知其有興復義莊之功然樓記但云良器一布衣安得有翰林學士之稱宋制翰林又不爲贈官蓋舊志所書官名誤也

惠元祐事不足信

文淵閣學士鄧州總管惠元祐墓按元祐不見於舊志唯新志冢墓門附載王

居正所撰傳云元祐字吉甫扶風人元符詔求直言元祐表陳治亂安危所係事宜十條帝善之授國子監直講加文林閣學士淵聖卽位晉文淵閣學士兼領鄧州路幹高不圍京師守帥大戰於幕天坡元祐爲左翼命神臂弓射却之一軍獨全睿聖卽位揚州金人大舉入寇元祐與內侍鄭詢翼帝出至瓜洲遇小舟得渡繾綣從王忠勞備著卒葬平江堵城元祐少好孫吳學及居洛陽與尹焞遊更向儒術崇寧初以劾朱勔忤蔡京意削籍歸紹興初秦檜用事元祐乞身居湖州大全港絕口不言國事少識岳飛於微賤約爲死友靖康初睿聖次湘州湘嘗作相薦飛於王後聞飛死不食數日而卒此傳未審出自何書要是誕妄不足信略舉數端證之如文林閣學士文淵閣學士宋時無此官名亦不聞建此閣其不足信一也宋世文武各有流品不相雜用元祐旣少習孫吳及聞尹和靖之學改就儒術官至國子直講則是文資何緣却爲鄧州總管其不足信二也朱勔以花石得幸在政和宣和之世若崇寧初勔猶未列仕路何得有勔勔之事其不足信三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不聞又有元祐

薦之其不足信四也當姑存鄧州總管職名而刪文淵閣學士五字

富嚴墓

富氏世家河南司空嚴嘉祐中以祕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烝嘗護松檟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爲吳郡人

北山小集富延年墓誌

蔣彝墓

朝散郎直祕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彝墓在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程俱撰誌

銘

見北山小集

彝字子有禮部侍郎堂之子父長源朝奉大夫彝以父遺表恩調秀州崇德令政和二年蔡京復當國令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累遷至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常平事是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留八年移承興軍路未行改直祕閣權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累遷朝散郎二浙戶餘率隱丁

口避更賦丁簿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爲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錮繫相屬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顧一切蠲之而名藉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發運司以逋滯劾詔免所官落職予筦庫已而御筆除直祕閣管句亳州明道宮累遷朝奉大夫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卒於官明年特贈徽猷閣待制

鄭絳墓

吏部員外郎鄭絳墓在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其妻安人錢氏合葬程俱撰

誌銘

北山小集

安人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璩爲中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詰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爲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中散子承爲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絳仕至尙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改封

安人靖康元年六月卒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乂從政
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作肅登
進士第作乂預薦書皆好學自持

朱耜墓

宣義郎知江陰縣朱耜墓在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程俱撰誌銘

北山小集

耜字元益吳人曾大父億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知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公
綽光祿卿贈特進父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爲時老儒吳人
尊之號樂圃先生元益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調婺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
喪爲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
丁母憂終喪爲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滿代還卒京師實
政和七年四月四日宣和元年二月葬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發以狀請銘

楊懿孺墓

承奉郎楊懿孺墓在長洲縣武邱鄉祖與墩之原程俱撰誌銘其略云懿孺字

葬父世爲建州浦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伉贈光祿卿父諱尙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爲吳郡人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遇郊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入寶汎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宣和四年九月辛酉葬

北山小集

程北山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惟深居城之東南曰楊公懿孺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歿皆誌其墓

趙崇雋墓

通判趙崇雋墓在吳縣至德鄉茶塢山第崇雋撰文并書誌石今在法螺庵

同年醜唱詩

府學儀門有石刻同年醜唱詩宋紹熙元年提刑建陽袁說友起巖提舉常平

建陽張體仁元善招集同年之在吳者於姑蘇之臺起巖首賦唐律一章而元善依韻和之同作者成欽亮仲鄰章澥仲濟唐子壽致遠王藝文卿陳德明光宗周承勛晞稷胡元功國敏趙彥衛景安趙彥真從簡舊名彥能趙彥瓊中玉章題浦城陳題三山周題桐川三趙皆宗室題浚儀至成王胡皆題胥臺則吳人也唯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序之者石湖居士范成大書之者歷陽龔頤正亦家於吳者也宋史列傳有詹體仁卽碑之張體仁葉水心爲體仁誌墓述其改姓事史家失書攷古者必疑其非一人也說友官至執政其帥蜀時嘗撰成都文類亦風雅好事者攷吳郡進士題名章胡唐王成五人皆隆興元年本待問榜登第

吳江學宋元碑

吳江縣學有宋淳熙五年重修縣學記趙孟頫書撰人姓名以石斷裂不可見其官則權知饒州也又嘉定八年正月重修大成殿記寶謨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黃由撰權刑部尙書兼侍讀范之柔正書又元碑二通一爲至正十一

年五月吳江州興修儒學記陸居仁爲文朱庭珪正書一爲至正十三年十月吳江州儒學大成樂記許從宣撰林鏞正書

渡僧橋石刻

閩門外渡僧橋當水陸之衝予往來者數矣曩王西泚語予曾見宋碑訪之廿年未得瞿堦鏡濤於吳市買得一紙蓋咸淳十年十月僧元愷等募緣重修記首云渡僧橋建在至道年閒緣起得名具載舊記所謂舊記者久已湮沒卽此石亦不知所在矣其云判府提舉節制閣學潛尙書者潛說友君高也前判府倪侍郎者倪普君澤也記文與書俱不甚佳然郡橋梁旣不詳言金石者亦未之及故識其略云

蘇州府儒學誌

蔡昂蘇州府儒學誌四卷前有徐源吳寬王鏊沈杰林庭楫諸序刻成于正德癸酉有祝允明跋昂字惟中吳縣人由歲貢官九江府推官書成時已踰七望八矣誌頗載石刻黃山谷食時五觀帖慶元三年趙彥逾摹刻於建康之玉麟

堂次年虞儔又刺于浙西憲司之明清堂蘇州卽浙憲治所也明正德中此碑尙在郡學今訪之不可得矣

先大父生平著述久已風行海內是書刻成于乙丑歲未及十年而刷印日繁闕有磨滅數十條不能辨字兩窗長夏並取舊本及金石跋尾中漫漶者付之梓人悉加補葺庶爲完善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孫男師康百拜謹記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卷上

魯當作戩

像

武王克殷之年

蜀石經毛詩

左傳服杜之學

春秋十二公紀年

太歲超辰立成

春秋正義宋槧本

譙周注論語

孟季子問公都子

諸經音

大題在下

昏當從唐本說文作昏

思

古今音異

卷中

史漢目錄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太史公李延壽

史記年表

漢書王子侯誤字

蘇林音肸爲壑

漢人異讀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三國志注

史傳稱人字

晉書地理志之誤

毛寶傳誤

朱序傳誤

劉逵

孟康

何法盛書

王劭齊隋二史

隋五行志多讜言

隋書經籍志遺漏

一字三字石經

謝吳

南宋事略

允

哀宗紀

耿炳文

江西人

東林

齊楚浙三黨

卷下

帝王大度

白樂天文集

歐公誤用不識撐犁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呂升卿通判海州

曾文肅帥青社

章惇事劭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程伯淳語

朱文公語

何道夫語

陸象山疑有子

呂東萊讀史多

晏元獻夫人

韓奉常妻

藏書之屨

南監板經史

南雍經史板

翻刻古書易錯

羣書治要

石刻詛楚文

李伯時畫古器圖

元會運世

避諱改姓

姓隨音變

京房吹律定姓

陸羽從僧姓

司馬康

番陽洪氏

郭叔誼

修容

捉筆

捕風

花木瓜

雞鴨諫議

章硬頸

笑面夜叉

金毛鼠

滿朝歡

賽仁孝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錢大昕學

簪當作戠

朋盍簪古文簪作貸京作摯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予謂三代以前無簪笄字當以戠爲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摯臧宗簪皆聲之轉唯古文貸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上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

像

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武王克殷之年

武王克殷國語以爲歲在鶉火古法歲星與太歲恆相應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孔穎達詩正義謂是歲辛未此用古法超辰之率定之後世不用超辰則斷以爲己卯于支雖有不同於積算元無多少似異而實非異也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伐紂十七年陟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見史記集解

唐一行以康王十一年歲在甲申上溯武王克商之歲當在壬辰

唐書曆志

三說皆非是

自武王克商至魯隱公之元四百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而爲秦所滅凡八百六十七年太史公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周諸王之曆年蓋已難攷班孟堅漢書載劉歆三統術依魯曆及世家推得周初以來紀年敘而次之夏殷以前經典無明文子長孟堅所不論後儒妄說皆未可信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並有于字予攷三百篇中云之子于

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于字

昔育恐育鞠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它本爲勝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王文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己未
桓公元年歲在亥楊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戊子

案莊公卽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術莊廿三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己酉今日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在丁卯今日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乙酉今日己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玄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

王伯厚曰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甲有二年之差予謂呂不韋以秦相國紀秦年所用卽秦曆也而

以今法上推有兩辰之差者古術太歲與歲星皆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周
訖秦漢皆然東漢始不用此法故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已
差一算秦始皇在太初前百三十餘年固宜差二算矣溯而上之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或差三算或差四算五算又溯而上之至周武王伐紂本辛未而後
人以爲己卯則差八算矣世愈遠則差愈多皆由超辰使然要于積年元無增
減似異而實同也閻若璩不知古有超辰法遂謂呂書涇灘當爲淹茂失之甚
矣

太歲超辰立成

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
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
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唯歲星超辰
不能不用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卅二年越得歲二
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今以歲數分爲十二篇俾言太歲者有所折衷焉

丙子篇第一

滿百四十四
歲爲一篇

辛丑篇第二

此第四百四十五年也太歲超庚
子入辛丑歲星超星紀入玄枵

丙寅篇第三

此二百八十九年也太歲超乙
丑入丙寅歲星超玄枵入豕韋

辛卯篇第四

此四百三十三年也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
超豕韋入降婁魯公伯禽五年入辛卯篇

丙辰篇第五

此五百七十七年也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歲星
超降婁入大梁魯微公廿六年入丙辰篇

辛巳篇第六

此七百二十一年也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歲
星超大梁入實沈魯懿公元年入辛巳篇

丙午篇第七

此八百六十五年也太歲超乙巳年入丙午歲星
超寶沈入鶉首春秋莊公廿三年入丙午篇

辛未篇第八

此一千零九年也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歲星
超鶉首入鶉火魯昭公十五年入辛未篇

丙申篇第九

此一千一百五十三年也太歲超乙未年入丙申歲星超鶉
火入鶉尾魯穆公廿七年周安王十九年入丙申篇

辛酉篇第十

此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也太歲超庚申年入辛酉
歲星超鶉尾入壽星秦始皇八年入辛酉篇

丙戌篇第十一

此一千四百四十一年也太歲超
乙酉年入丙戌歲星超壽星入大火

辛亥篇第十二

此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也太歲超
庚戌年入辛亥歲星超大火入析木

春秋正義宋槧本

吳門朱文游家藏宋槧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云宋淳化元年本實則慶元六年

重刊本也每葉前後各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有馮嗣祖趙彥謙等校勘字今通行本哀公卷首正義全闕獨此本有之文游嘗許予借校會予北上未果今文游久逝此書不知轉徙何氏矣

謙周注論語

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尙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讎注讎卻之也以葦矢射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

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孟季子習聞其說故亦以義爲外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而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矣敬卽在內長實在外卽日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得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年而弟則幼于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咸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而弟為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總當先客豈有先酌伯兄之理何必計其長一歲否邪

諸經音

陸德明云為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為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

徐邈音陸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為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于寶

李軌近有沈重亦撰詩音為禮音者鄭玄王肅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謝楨孫毓曹耽尹

毅蔡謨范宣徐爰射慈以下音禮記王曉音周禮近有戚爽作周禮音沈重撰周禮記音春秋左氏音則服

虔高貴鄉公嵇康杜預李軌荀訥徐邈王元規又撰春秋音公羊音有李軌江惇論語有

徐邈音老子有戴逵音莊子有李軌徐邈音爾雅則陳施乾謝嶠顧野王並撰

音

大題在下

古書多大題在下陸氏經典釋文云毛詩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注禮

記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亦然予案唐刻石經皆大題在下如詩經卷首周南詁訓傳第一列于上毛詩兩字列于此行之下所謂大題在下也宋元以來刻本皆移大題於上而古式遂亡今讀者且不知何語矣予曾見史記宋大字本亦大題在下

淮南轉運司監雕本

昏當从唐本說文作昏

說文昏曰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案氏與民音義俱別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昏云或作昏民聲今附于昏下疑非許氏本文頃讀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又引彙說之云因唐諱民改爲氏也然則說文元是昏字从日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勿爲氏省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昏字仍附民聲于下其非許元文信矣案漢隸字原昏皆从民婚亦从昏民者冥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遇民字皆作尸而偏傍从民者盡易爲氏如岷作岷泯作泯緡作緡瘠作瘠磻作磻瞽作瞽作愍蟲作蠱之類不一而足則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謂从氏省者淺人穿鑿

傳會之說耳

惠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惠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爲臣其義淺鄙當因
艸書臣作𠄎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
六朝人妄作陸氏初爲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莖惠字姚宏校
本以武后所造深疑之予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臆造要是魏
晉以後增加之字若初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古今音異

聲音與時變易未易更僕數略舉一二言之古讀富如備廣韻以富入宥韻蓋
齊梁以後之音轉重唇爲輕唇也宋元以來讀富如傳南北無異音不復知其
在宥韻矣古讀不如不轉音附尊之附春秋傳三周華不注詩鄂不韡韡鄭箋
亦用此義也廣韻兩收于平聲尤韻入聲物韻一讀如浮一讀如弗已非三代
秦漢之音矣黃公紹韻會又收於入聲屋韻讀不爲卜與廣韻兩音復不同今

南人多讀不如鉢與弗亦有重唇輕唇之別唐宋人應試詩賦官韻有不字者必押入尤韻今人則押入物韻

論古音四聲者以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之入聲今以古音求之亦有未甚協者 荅對也詩兩無正篇諧言則荅與退遂醉諄爲

韻 蓋在泰部从盍聲古書多以盍蓋通用禮弓以蓋爲盍今吳中方音讀蓋如敢聲

相近而譌非三代秦漢之音禮又入曷韻立古位字春秋公卽位古文作立位當

从立得聲 納內聲古書出納字或作內內亦當从入聲詩小戎以納與合邑韻而內在隊韻訥在沒韻狎在黠韻 介甲也古甲冑字或作介 籒爾聲

瘞瘞皆疾聲 急與亟通易井九三汲與食惻福韻 嫫卽擊字擊嫫皆執聲

法去聲劫怯亦去聲 業世聲灑从業井灑息列反徐食列反禮葱灑以制反灑繼皆

在辭韻又從業之字或入業或入辭 易傳多以業與德韻 隲陟聲而在質

部 肩部有蒼字與涅同音 邯鄲之邯音寒邯甘聲 忝天聲三百篇雖有

忝字然不以協韻未可以隋唐之音遽切爲古音 侵部無入聲針砧枯皆俗

字 卽在職部節在屑部柳櫛在櫛部柳又入質聖卿又在質部 至在至部

窆在質屑二部 吉佶結在質部黠劫結在黠部結拮楛頤頤擲在屑部 樂

在覺部又在鐸部又在效部而藥鑠爍另爲部轢有歷洛刺三音分入三部

軌曉訐鐵皆在月部 沒部有殍唄兀 曷部有怛俎頰闕噴預斂 末部有

鉢饕幹晚取揜 黠部有齟唄暉 鏃部有胆鑿蒸劑 屑部有發鈇擊鈇粝

咽 屑部有識鐵轍龍揆準焞唱纂閔劑

緝非侵之入聲詩以輯與洽韻緝與蟄韻 合非覃之入聲詩以集與猶咎爲

韻荅與退韻納納皆內聲署署皆俗字 益非談之入聲譜章益切非古音

葉帖爲鹽添之入聲然鹽兼纖僉諸字無入聲葉蠶楫

楫當在緝韻

涉亦無平聲唯

占在鹽部而帖帖皆占聲厭有平上去入四音寔寔聲而在感部歛念聲與涅

相近 洽狎與咸銜偏旁俱不相近咸與覃洽與合皆一類也甲與介聲近介

在怪韻 業與嚴偏旁無相从者 乏爲几之入聲泛乏聲貶亦乏聲而卽在

檢部齊梁人制此韻以當輕唇之一未必合于古音

古音有入聲唯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魚虞模蕭宵爻豪麻尤侯幽此外旦泛
厭奄兼占等字偶有入聲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錢大昕學

史漢目錄

古人書目錄皆在篇末太史公之自序班孟堅之敘傳卽目錄也今史漢目錄出於後人增加攷隋書經籍志史記一百三十卷之下注云目錄一卷則史記之有目錄隋時已然

史通題目篇云蔚宗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是則范氏後漢書始有目錄也於因習篇又云蔚既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

范史本題逸民此云高隱者避唐諱非誤記也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曾子固陳書目錄序云其書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有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

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予案子固所謂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見蓋後來重刊失之矣

太史公李延壽

太史公作十二本紀以秦項列于周漢之間後人於秦始皇無異言而於項羽本紀則怪之劉知幾謂羽僭盜不當稱王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雖自稱帝非人心所歸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漢承秦特以六國旣滅秦主命者十有餘年秦旣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爲漢王亦項羽所立也秦項雖非共主而業爲天下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迹秦之稱帝與項之稱霸王均不得與五德之數黜秦所以尊漢也於何見之於表見之三代之後繼以十二諸侯繼以六國始皇雖并天下仍附之六國表及陳涉起事卽稱秦楚之際秦楚皆周舊國是秦未嘗有天下也班氏漢書始降陳勝項籍爲傳

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雖兼并江南而李延壽猶列之北史不少分別其義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風焉後儒尊紫陽綱目然於秦隋猶以正統予之若太史公李延壽之例較之綱目實勝一籌

史記年表

十二諸侯年表徐廣曰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周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十九年六國表起周元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乙丑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百廿一年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入秦凡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王十三年辛未克殷又七年戊寅崩周公攝政七年始己卯盡乙酉成王親政五年即伯禽之五年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娵訾入降婁

漢書王子侯誤字

史記王子侯年表有石洛侯劉敬漢表作原洛侯敢頃歲諸城李仁煜書山於

縣南鄉得古印一文曰石洛侯印以太史公書攷之知爲城陽頃王子諸城與城陽國不遠或石洛侯封卽在其境邪漢書原字必是轉寫之譌

蘇林音肸爲塹

漢書禮樂志鸞路龍鱗罔不肸飾蘇林曰肸音塹塗之塹

漢人異讀

漢書李廣利傳宛貴人昧蔡服虔曰蔡音楚言蔡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予初讀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引劉昭注百官志御史大夫鄒慮免不得補證華歆爲魏國御史大夫非漢之御史大夫不當載於獻帝紀已於攷異詳言之矣頃讀宋書百官志獻帝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鄒慮免不復補乃知劉氏注本於宋百官志又知今本劉注得字當爲復之譌

三國志注

予有亂十人論語春秋古文尙書皆同陸氏釋文謂本或有臣字非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云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又魏略載文帝詔云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此類皆後來校刊依今本增入非裴氏元文

史傳稱人字

晉書郗超傳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文度者坦之字也隱逸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公榮名昶見王戎傳武陔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似卽一人但陔爲沛國竹邑人傳稱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乎王彌傳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仲道亦稱字也

晉書地理志之誤

晉自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元帝稱制建康僑置徐兗青豫諸州郡于揚州之域以處中華流人初無實土及桓温當國始有土斷之令然自元帝至孝武百有餘年僑州僑郡未有加南字者安帝義熙之世劉裕滅南燕收復徐兗青故土

於是有北徐北青北兗之名而僑置之名猶如故也宋書武帝紀永和元年八月辛酉諸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是郡縣去北加南始於宋受禪以後而晉朝無此名也不獨郡縣卽州名亦從而改易試卽宋書武帝紀一篇言之初云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義熙元年云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又云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又云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四年授揚州刺史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此皆在南燕未滅之前固無南北之分也五年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於是始有北青州矣九年公表請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此徐兗青蓋僑立之州而不加南字至十二年加領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此二十二州之名紀文不具蓋于前十六州之內去涼州又增督北徐北青北兗交廣湘南秦七州也是年十月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十三年進宋公爵爲王

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十郡益宋國十四年固讓進爵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益宋國此二十郡之中所云彭城沛蘭陵下邳高平魯泰山者皆僑置之郡而不繫南字卽徐州兗州亦南渡僑立之州而俱無南字然則東晉之世僑立州郡無南字斷可識矣唐人修晉書於地理志述南渡僑立州郡多謬妄如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不知元帝時安有南北徐之分而成穆以前郡名本無南字此誤據宋書州郡志而不察其爲宋史臣之詞也兗州篇云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此所舉濮陽諸郡卽徐州篇之南濮陽諸郡而不繫以南是爲允當唯云又改爲

南兗州則誤與徐州同試檢南渡諸帝紀除授徐兗二州刺史者歷歷可數曾有稱南徐南兗者乎諸臣傳中除僑立郡國守相者多矣亦曾有稱南東海太守南琅邪內史者乎卽一部晉書論之紀傳之文無有與志相應者以矛刺盾當不待鳴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宋書州郡志南徐州篇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竝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此條述晉僑立徐州事最分明首云南徐州刺史者據宋制而言而晉時初無南徐之名也南兗州篇云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併南兗此條云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又立南青州似東晉時兗青已有南字其實出于史

臣追稱欲示別於淮北之兗青初非當時本稱冀州篇云江左立南冀州後省青州篇云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此二條南冀字一見南青字再見皆史家變文示別非當時有此稱也唐人修晉史因此致誤要非宋志之失唐人讀史不審耳

晉志之最謬者徐州篇云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此四郡在宋志皆繫之徐州矣然宋志於北濟陰云孝武孝建元年立則是宋之孝武與晉邈不相涉也淮陽則云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非元帝也陽平則云流寓來配雖不言何時立據來配之文亦當在義熙土斷時不在元帝時也況宋武分兩徐州本畫淮南北爲界而元帝渡江之始所得徐州之半不過淮南數郡耳卽有僑立郡縣亦當在淮南不在淮北而宋志所列徐州之境則皆淮北也豈可執義熙分配之制誤仞爲元帝所置乎史家志地理當知限斷淮陽屬豫州陽平屬司州濟陰屬兗州皆非徐土也在徐言徐可矣

何暇及它郡乎

毛寶傳誤

毛寶傳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案討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

朱序傳誤

朱序傳太和末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都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盡行退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于苻堅今以孝武紀攷之朱序討平錢步射錢宏等在寧康二年十一月非太和也序自兗州遷梁州鎮襄陽在太元二年三月苻丕陷襄陽在三年二月非寧康也序在襄陽逾年而始陷亦非卽在是歲傳所書皆誤

劉瑋

左思三都賦爲之注者劉逵張載也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郎劉逵未審卽其人否

孟康

晉書王濬傳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竝表訟濬之屈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敘例云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恆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

何法盛書

何法盛晉中興書名目與諸史異本紀曰典表曰注志曰說列傳曰錄論曰述竝見劉氏史通

李善注文選引何法盛琅邪王錄陳郡謝錄濟陰卞錄此類甚多卽晉中興書中之一篇也李延壽南北史以祖孫父子族屬合爲一篇蓋取法盛例矣

史通書事篇云王隱何法盛撰晉史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

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是鬼神錄亦法盛書之一篇也又斷限篇江左既承正朔故氏羌有錄氏羌錄當亦法盛書篇名劉知幾云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沒不行良可惜也

王邵齊隋二史

北史王邵傳論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曲之譚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

王邵齊隋二史最爲劉知幾所稱於載言篇云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於言語篇云王宋著書

宋孝王撰關東風俗

傳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

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嗤而歸罪于明鏡也於敘事篇云王邵齊志長於敘事短於敘人唯齊志正文之外別有子注則知幾譏其鄙碎見補注篇

隋五行志多讜言

予最喜五行志多得古人懲惡勸善之義如云齊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人言隋煬帝自負才學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籍餘緒而有四海邪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又嘗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此三事皆以爲言不從之罰史家才識如此視左氏內外傳何多讓焉

隋書經籍志遺漏

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一字三字石經

經籍志稱一字石經者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凡七部稱三字石經者尚書二部春秋一部其編次一字在三字之前是一字爲漢刻三字爲

魏刻也其序說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此一字當爲三字之誤蓋蔡中郎所書祇有隸體魏刻乃有古文篆隸三體漢刻本無一字之名魏晉而下稱漢刻爲一字取別于魏之三字耳其誤始于范蔚宗而隋志因之

謝吳

隋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

本一百卷

在正史類梁皇帝實錄五卷

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在雜史類劉知幾史通史官篇云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又正史篇云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吳相承撰錄吳與吳字形相涉未知孰是

謝宣城集有與謝洗馬吳聯句

南宋事略

餘姚邵二雲

晉涵

精于史學嘗有志改修宋史予謂當自南渡始二雲欣然擬

作南宋事略以續王偁東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請予酌定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寄之今二雲沒矣索其家遺藁無有存者癸亥閏月予於小唐廬故篋中得所寄目錄藁恨其志不克遂姑錄其目以待後賢

儒學一

楊時

尹焞

胡安國

寅寧

宏

朱震

范冲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顥

蔡元定

沈
張栻

呂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闕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

九淵

陳溥良

薛季宣

葉適

戴溪

珍做宋版印

楊簡

袁燮甫

李焯臣道傳性傳

心傳

蔡幼學

楊泰之

程迥

劉清之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文藝

汪藻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曾幾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徐俯

葛勝仲

熊克

陸游

范成大

鄭樵

尤袤

陳亮

徐夢莘

劉克莊

張即之

隱逸

徐庭瑀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掇之

安世通

乂

字書無乂字始見于遼史百官志有十二行乂軍各宮分乂軍遙輦乂軍各部族乂軍羣牧二乂軍又國語解乂轄乂軍名轄者管束之義金史百官志諸乂詳穩一員掌守禦邊堡有咩乂唐古乂移刺乂木典乂骨典乂失魯乂又有慈謨典乂胡都乂霞馬乂地理志載詳穩九處曰咩乂木典乂骨典乂唐古乂邪刺乂移典乂蘇木典乂胡都乂霞馬乂與百官志略同邪刺卽移刺蘇木典卽慈謨典

慈恐卽蘇之譌

唯百官志無失魯有移典耳

哀宗紀

金史哀宗紀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李七斤卽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

天興元年七月書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八月又書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

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仲德卽忽斜虎也十二月又書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則七月入援者祇完顏思烈武仙二人鞏昌總帥以下九字皆衍

耿炳文

明史耿炳文傳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命炳文爲大將軍次真定與燕軍戰敗帝遣李景隆往代炳文歸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尙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血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韉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功臣表亦云永樂二年以嫌自殺除成祖紀永樂二年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此本諸永樂實錄自必可信而顧應祥長興縣志謂洪武末鎮守遼東以兵入援真定陣亡不知何據予嘗見朱竹垞與馬寒中帖其一云劉三吾集乞覓便借愚一讀記有爲耿炳文墓碑乃卒于洪武二十七年今正史野錄俱載建文命帥師討燕此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爲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非小耳三吾集予訪之未得姑記竹垞說俟異日攷論之

江西人

明史李孜省傳云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尙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焦芳傳江西萬安人蕭明舉下所司勘奏芳卽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澂仕元宜榜其罪俾它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邪乃止夫一省之人多矣賢愚優劣何可概論忽以爲赤心報國忽以爲俗多玩法朝廷議論妄誕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東林

顧憲成建東林書院在萬曆三十二年憲成卽于四十年卒至魏忠賢用事借東林名目傾陷諸賢距憲成之卒已十餘年矣明史孫丕揚傳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

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
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峻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此段在三十九

年京察以前

案科道攻李三才者御史徐兆魁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

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
萬祚而三才遂去官當在卅七八年閒四十二年再攻三才則御史劉光復而
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劉廷元等繼之奉詔往勘者則給事中吳亮嗣也
攻王元翰者御史鄭繼芳而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繼之其事在三才前以
葉向高傳證之可無疑也辛亥京察國縉挂察典應甲亦以年例出外而臺諫
與東林遂成不解之讎

顧憲成以萬曆三十二年立東林書院四十年五月卒年六十三

齊楚浙三黨

明史夏嘉遇傳帝

神宗也

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唯

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方從哲傳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鄭繼之傳四十一年吏部尙書趙煥罷明年二月召繼之代煥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毫而憤遂一聽黨人意指縉雲李銖以刑部尙書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銖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趙煥傳四十六年吏部尙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

錢大昕學

帝王大度

唐宣宗時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武平吳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義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宣宗雖中主乃能因澳之言自悟其錯賢於梁武之護前多矣唐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宅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因話錄文宗御名昂裴於御前直稱陳子昂名宜觸帝怒而文宗之言如此其度量殆不可及

白樂天文集

白樂天以寶曆元年到蘇州刺史任晚年錄文集三本置其一於南禪院千佛堂

歐公誤用不識撐犁

緇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犂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夫云此見元晏春秋云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匈奴號撐犂猶漢人稱天子也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犂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揮塵餘話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買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制詞中語以爲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此

呂升卿通判海州

東坡外制有呂升卿通判海州詞蓋在元祐元年

曾文肅帥青社

揮塵後錄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章惇嘗事邵康節

見宋史邵伯溫傳

胡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

荀故安國力稱檜賢

見宋史安國傳

程伯淳語

能改齋漫錄呂正獻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朱文公語

朱文公與陳同父書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

何道夫語

梁谿漫錄何道夫明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纍足而可以及人

陸象山疑有子

陸象山云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

呂東萊讀史多

朱子語錄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宅先讀史多所以看蠟著眼

晏元獻夫人

揮塵錄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子大昕案朱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巖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

韓奉常妻

揮塵錄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胄爲樞密壻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宅子與孫俱被飾擢壽踰八秩婦人中罕有

藏書之厄

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二字國

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閒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
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
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
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
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

初亦厄
于火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
目錄序尤氏書寶慶

南監板經史

南雍志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
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
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爲刷印匠竊去刻宅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
王俱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
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考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弘治初始作庫樓
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

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對修補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該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於是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脆薄剜補隨卽脫落莫若重刊又于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已而邦奇汝璧陞遷去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進呈

宋史四百九十一卷成化中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刻于廣州

南雍經史板

南雍志周易注疏一十三卷尙書注疏二十卷毛詩注疏二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公羊疏三十卷穀梁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十卷

舊板壞失止殘板五面

新刻儀

禮注疏十七卷孝經注疏一卷論語注疏十五卷皆殘闕爾雅注疏十卷則見子類周禮禮記孟子注疏南監初未有板也志又云十三經注疏刻于閩者獨缺儀禮以楊復圖說補之嘉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刻于山東以板送監是南監儀禮注疏雖刻于嘉靖初乃在張邦奇之前邦奇等所刊補者唯二十

一史耳

嘉靖七年所刻唯史記兩漢書遼金二史五部其後續刻於萬曆二十四年者則有史記梁書五代史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所校也

翻刻古書易錯

湧幢小品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必以前者爲非

羣書治要

日本人刻羣書治要五十卷每卷首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一周易二尙書三毛詩四至六春秋左氏傳七禮記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九孝經論語十孔氏家語十一至十二史記十三至二十漢書二十一至二十四後漢書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國志二十九至三十晉書三十一六韜陰謀鬻子三十二管子三十三晏子司馬法三十四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三十五文子曾子三十六吳子商君子尸子申子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三十八孫卿子三十九呂氏春秋四十韓子賈子四十一淮南子四十二鹽鐵論

新序四十三說苑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四十五崔寔正論昌言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四十七劉廙政論蔣子政要論四十八體論典語四十九傅子五十袁子正書抱朴子前有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序題云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未知當中國何年也

石刻詛楚文

新定續志云嚴州有石刻詛楚亞駝文在郡廨清風堂廊廡間

李伯時畫古器圖

揮麈餘話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死乃歸秦伯陽熺其後流轉於其壻林子長梢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元會運世

朱子語類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

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閒今則及未至酉上說閑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道學名臣言行錄蔡元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豪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

大昕案一萬八百年當有十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九月弱三百六十年當有十三萬

一千四百九十日

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

五星之伏見朏朧屈伸交關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事略宋史本傳俱不言溫公無子而邵伯溫聞見前錄稱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字公休爲後與行狀不同是可疑也伯溫又言公休子植蚤死無後溫公之世遂絕據行狀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則不獨一植也

南渡後以溫公無後以其族人伋爲溫公會孫伋字季思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史不爲立傳伋子遵官通直郎權發遣信州見渭南集

番陽洪氏

洪氏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是生魏國忠宣公

文惠之仲子祕字必之以廢累官知山陰縣桂陽軍簽判通判郢州差知武岡軍甚有政聲改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武夷山冲祐觀里居年七十卒官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子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偁承議郎權發遣嘉定府詹蚤世孫四人藺荀萬皆將仕郎芮魏了翁爲墓志

郭叔誼

郭叔誼字幼才蜀之廣都人官朝奉大夫自號肖舟老人有續通鑑長編增添
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評三卷見魏鶴山所撰墓志

修容

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廋而修容焉古人謂儀爲容修容猶言習儀也玉藻
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大戴禮火滅修容周書大聚解立鄉社以修
容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修與習其義一也注以爲更莊飾似未
盡

古者女子將嫁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儀也

捉筆

王夏云吾不捉筆已四十年見王隱晉書及魏志王修傳注

捕風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東坡集亦有繫風捕影語

花木瓜

周必大游山錄汪彥章與王甫

卽輔字

太學同舍甫貌美中空彥章戲之爲花木

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宣倅處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雞鴨諫議

繫年要錄紹興五年詔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爲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女直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章硬頸

章帖守蘇州人目爲章硬頸見吳郡圖經續記

笑面夜叉

蔡卞時人目爲笑面夜叉見能改齋漫錄

金毛鼠

馮當世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猥也亦見能改齋漫錄

滿朝歡

章鑑號滿朝歡見宋史

賽仁孝

劉整號賽仁孝見元史

先君子畢生著述咸賴友朋門弟子傳寫刊行養新錄二十卷成書最後甫脫藁卽爲阮中丞芸臺先生攜去釀金開雕以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逮甲子冬捐館共得若干條不肖兄弟謹謹藏弄篋中未忍輕啓今夏僭妹倩瞿君鏡濤校修先君子詩文集告成適嘉興李許齋太守書來索經典文字考異唐五代學士年表王深寧年譜三史諸史拾遺等遺藁將代謀剞劂因啓舊笥檢尋念及養新餘錄未刊終爲全書缺事爰取手藁繕錄清本分爲三卷以授梓人俾四方好學之士喜讀我先人書者無或有遺珠之憾焉嘉慶丙寅冬十月旣望男東塾百拜謹識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